

# 人不可貌相

□陈刚

最近因搬运家具,经人介绍叫来专业运输卡车,司机如约提前赶到。他自报家门姓陆,小学文化,家住惠南镇东城区。边说又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搬上车,用绳子固定拴好。一路上不紧不慢有板有眼,有时还主动让车。坐在他旁边的我们感到特安全,心里也踏实,随口便说了句:陆师傅开车真稳又很礼貌。他回答说:钱是挣不完的,干我们这行十次车祸九次急。出门在外首先要安全,第二要礼貌。车祸先害自己又害人家,出门讲礼貌是张通行证,方便自己又可结识新朋友。一般与我发生纠纷我会连让两步,人家也就让了,很少会吵起来的。还笑了说:心态好生意自然会好,我每月收入五六千,不少都是朋友介绍的。在农村开车很难,一不小心会轧伤鸡鸭什么的,如果轧死一只鸭我会主动付100元钱就赶路。听罢我

“哇”地一声笑了起来说:你这师傅真不容易,看你面相像个菩萨,在家里也一定是个好男人。他说:男人挣钱女人管家,在家里一切听老婆的没话说,但是男人在外(公众场合)女人要看三四,给足男人面子……字字句句掷地有声,语出惊人,真是人不可貌相。一晃半个小时已过,一路笑声一路聊,一次见面忘不了!熊腰虎背的身材黝黑粗糙的皮肤,快人快语的他自有一套为人的道理经,赚钱的生意经,治家的夫妻经……实践证明,人有没有文化并不是决定人生未来幸福的唯一因素。

一年前不知在哪家报纸看到一篇关于家长里短的文章大意是:在上海市区有一家兄弟四人(均已成家立业)为赡养老人纷争四起家无宁日。且兄弟四人是工程师、公务员、教师和工人。媳妇们依次是医生、白领、工人

和农民(初二停学)。论家境(经济条件)老四条件最差,可幸福指数最高。为了平息家庭内的矛盾每次总少不了农村媳妇出面,她为顾大家宁可自己吃亏,公婆也乐意住她家,一家三代人其乐融融,二年后还评上了文明家庭。农村媳妇在邻里眼里虽然来自农村,但勤俭持家包容善良,在公婆眼里虽然识字不多,但敬老爱小善解人意是讲道理的人。

英雄不问出处。先人们早以“人穷志不穷”的殷切期望激励和昭示后人去突破世俗的陋习,因为文化与道理二者没有因果和必然的联系,所以有人兼而得之,有人……农村媳妇也好卡车司机也罢,她们是社会基层的草根代表,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塑造着真善美的人格。她们虽然财富不多文化不高但精神富有,都懂得人生得理让人,能以诚信取信他人,以宽容赢得尊重。终以人性的正能量独放光彩。她们眼中有人,心中想人,不以为我中心,得到的回报定是人心和口碑。

“人生最大的幸福是放得下”,这是佛家的箴言,也是乐观的内涵。所谓放得下就是能伸能屈、能得能失、能苦能乐的处事态度,就是不骄不躁、不卑不亢、不屈不挠的为人风格。譬如:有的人受骗上当或遇天灾人祸,不是以乐观的态度面对现实,而是患得患失,吃不香睡不着地上心上火,结果是身心疲惫,一蹶不振。更有个别人还企图以不法行为来弥补损失,以致身败名裂。又如:有的人身患疾病,不是正确对待,积极战胜,而是焦虑恐惧,惶惶不可终日。而乐观者则拿得起放得下,视灾难为过眼烟云,视挫折为人生历练,视财产为身外之物而潇潇洒洒。这种态度不是逃避退却,也不是“阿Q精神”,更不是得过且过“今日有酒今朝醉”的侥幸逍遥,而是放下的解脱、乐观的正视、冷静的思索和重整旗鼓的行动。

革命家瞿秋白同志说过:“如果是乐观的,一切都能抵抗。”可见,乐观是良药,能祛除痛苦带来快乐;是甘泉,能滋润心田播出希望;是航标,能指引方向驶入港湾;是动力,能迎难而上收获幸福……

# 夜困圆圆沙

□郭树清

风浪小一点就能起航。传来消息,真是欣喜万分。于是我们早早地吃了晚饭,带上各自的行李上船去等候。船主很热情,将船上最好的舱位让我们。大约到了后半夜一点多钟,船主说,现在风浪小些了,可以开船了。话音刚落,我们顿时兴奋起来,思衬着再过几个小时便可到家啦。

那时的小船,也称“行风船”,没有机器动力,全靠风帆助力航行。那种木制小船的长度不足9米,宽大约3米多一点,载重20吨左右,抗风力在5级以下。那天的半夜特别冷,刺骨的寒风夹带着弥漫的雪花扑面而来,海面上一片漆黑。大约航行了近一个小时,那怒吼的海风越刮越猛,一路奔腾呼啸。此时的小船就像脱僵的野马,在风浪中晃荡颠簸,大家的心都抽紧了,有人开始晕船,呕吐不止。在这进退维谷的紧要关头,船主一边安慰我们不要紧张,千万保持冷静;一边当机立断,决定改变航向,开往附近的圆圆沙避风。于是,小船很快避进了圆圆沙港。当时港内还没有码头,只能

是些小机帆船,一船只能容纳二十几个人,沿途要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风浪颠簸,才能到达目的地,而且还要赶潮水。有时船到岛上时,正遇上退潮,那船就靠不上码头,只能停在滩涂上,靠跳板上岸,倘若带有行李就更加不便了。那时要到长兴岛附近的几个小岛就更难了,航船只能到达长兴岛的马家港,而长兴岛与圆圆沙、金带沙、鸭窝沙、潘家沙、石头沙、瑞丰沙之间的交通就完全靠小舢板摆渡,可见上岛旅途之艰辛。

记得那年冬天,我在横沙岛当学徒半年之后回崇明老家过年,一切准备就绪,却在离岛乘船时,碰上了天下大雪,风雪交加,客船不得不停航了。眼看着腊月廿七将近,被困在岛上动弹不得,真是思乡心切,焦急万分。

正在我一筹莫展时,在离码头不远处的新民港内幸遇一艘小木船,船主也是崇明人,也要回家去过年。当他得知我们的情况后,便主动提出让我们搭乘他的便船,并告诉我们,只要当天晚上待

老乡阿龙是个有梦的人。听说阿龙出生时,已有三个孙女的爷爷高兴得合不拢嘴,孙子的降生以为是龙的传人,将来应有出息,遂叫他“小龙”。伙伴们则唤他为阿龙。他呢,也似乎很争气,一直追逐着自己的人生梦,虽没有大的作为,却也一步步扎扎实实地走了过来,由乡下来到县城,再到大都市工作、落户。他是我们中的佼佼者,是我们羡慕的对象。他常常会把他所见闻到的外面的世界讲给我们听,让我们开眼界,长知识。

前阵子,阿龙与几个朋友去m国旅游,回来后在乡下见到了我,跟我谈了在m国的所见所闻所梦。

他说,这次去m国的九日游,最大的收获是做了个梦。来到m国的第一天,踩上m国的土地,喝上m国的水,吃上m国的餐饮,睡上m国的床,算是集聚起了m国的各种信息。第二天开始便产生了梦。来到一个环境幽雅的景点,有别墅销售广告图片,指上一栋价值亿万 of 别墅,煞有介事地和销售员交流起来,唧哩哇啦,比比划划,都不完全懂对方说什么。最后,销售员给了一套资料和她的名片。阿龙的举动被朋友看到了,说他是做梦,且是白日梦。阿龙才不管这些,继续做着他的梦。第三天,看完一个峡谷的景点,乘车赶往购物中心的路上,在瞌睡中想着去e国买千顷良田,办个大型农庄。第四天,看完一个古堡的景点,在回程的车上,瞌睡中想着去买一架五十人坐的飞机,方便一大家子出游。第五天,看完一个军港的景点,乘车行驶在海边的高速公路上,瞌睡中想着去买一艘可乘五千人的邮轮,并取名“中国晓路号”,寓意光明的路。

他说,如果上述四个想法是在白日做梦的话,那么第六天开始,一直到游程结束,是在夜里,躺在舒适的席梦丝床上做起了更深的梦。他说,夜里的梦是实现了白日的梦。

他说,要实现上述梦想,祖国的少数精英已不难。而作为祖国的一个普通公民,能够有实力、有能力去实现上述梦想的那一天,一定是祖国梦、民族复兴梦已经实现的那一天。那时候的祖国一定无比强大,民族一定无比伟大。

他说,那时的祖国、民族,是一个有信仰、有信念的民族是一个以儒教的礼、义、仁、智、信为精神核心,并成为全民族的自觉遵从,自觉规范,自觉行动。那时候的社会,文明有序,和谐昌盛。

他说,那时候的祖国、民族,以其博大的胸怀,高尚的文明,诚信的品格,赢得世界各国人民的认同接受、点赞称颂、信任拥戴,被推崇为管理地球事务的地球村村长。此所谓“能爱邦内之民者,能服境外之不善”是也。而现在全地球的199个国家和地区组织,将成为199个村民小组,由村长委派去管理服务。祖国则是村长行政中心的所在地。那时候的地球村,物质文明、精神文明极大丰富,制度文明、生态文明共同繁荣;社会公平正义,成员民主平等;人们的理想更远大,追求更先进,目标更宏伟;探索、探寻太阳系,与其他星球建立各种关系。

他说,那时候的祖国、民族,以地球村村长的身份,加入了太阳系星球管理委员会组织,成为该委员会五个常任委员之一,参与对太阳系整个星球系统的分类管理和建设;并根据星球分布情况,科学地划分出14个星球区域,选拔出14个地球村的村民,进驻对应的管理机构,开展工作。那时候,还因为有太阳系星球管理委员会的资格,有望竞争成为银河系管理机构中的成员,参与到银河系的管理事务中去。

阿龙对我说完他在m国所做的梦,自己也笑了起来,但随之又严肃起来,认真起来,兴奋起来。他说,我的梦很有意思,好像是体现了马克思、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说,坚定了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;又为自己对人类下一步的发展憧憬,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对人类发展作出的贡献那样伟大。他说,人类不是正在登月球,奔火星等等吗?他说,有人预言地球要毁灭,这是在扯蛋。说到这里,阿龙高兴地笑了起来。

阿龙还说,国民梦,祖国梦。国民梦体现祖国梦,祖国梦反映国民梦。

阿龙还说,国民梦,祖国梦!梦想成真300年!

听完阿龙的梦,我才真正感觉到阿龙是个真正有梦的人。不知您以为如何?不知您认为这个梦能实现吗?反正,我相信阿龙这个梦是迟早会实现的!

风圆圆沙,才躲过不测,真是万幸。

时间真快,转眼50多年过去了,回想起昔日的圆圆沙,岛上只有几十户人家,清一色低矮潮湿的茅草屋,连我们投宿的小镇上也看不到一间瓦房。岛上全是坑洼不平的土路,几乎见不到劳动车、自行车之类的交通运输工具。人们仅靠岛上零散的耕地养家糊口,生活十分艰辛。如今的圆圆沙早已与其他6个小沙连为一体,组成长兴岛。这里已是华丽转身,一派宁静闲适的田园风光:一条条乡路笔直畅达,一栋栋农家小楼错落有致,绿树碧水间的宅院整洁而明亮,真可谓,站在窗前看稻浪,坐在家里闻果香,幸福生活乐融融。近年来,尤其随着长江隧桥的建成通车,更加拉近了崇明、长兴、横沙三岛的距离,并与上海中心城区紧密地勾连起来,上岛走一趟,简直是眨眼的工夫,人们再也不为乘船难、风浪大、雨雪天而犯愁了。

往事如烟,终身难忘。时隔50多年前的那场惊险,那位好心的船老大,善良热情的店主人,那温暖的乡情,却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,仿佛就发生在昨天……